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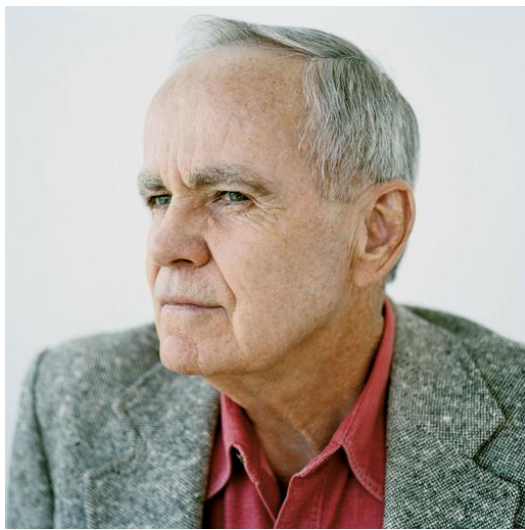


路走到盡頭 人性是否依舊

2012-03-11 記者 陳昱均 文



走在生命的路上，時間只會不斷地前進、不斷地流逝，無論人們喜不喜歡；路旁的景色跟著時代的洪流改變，旅伴來來去去，路途中的每一個事件無法預期。路的盡頭將是一個我們不再認識的世界，旅人們唯一能控制的似乎只有自己。戈馬克·麥卡錫以迷幻而強烈，殘酷且幽暗的筆調，構築出想像中的漫漫長路，跟著鞭辟入裡的尖銳文字邁步，將感受到近乎真實的驚惶與恐懼；當路走到盡頭，讀者能做個實驗——檢視極限下的「自己」是否仍能為自己掌握。



戈馬克·麥卡錫 (圖片來源/網路)

《險路》價值崩解的現代

「從人類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冷戰至今，整個世界趨向野蠻化，一開始當然是因為所有規範人類行為的社會道德體系都在崩解當中。」英國左派歷史學家艾瑞克·霍布斯邦於20世紀末的一篇〈野蠻主義：使用指南〉(Barbarism, A User's Guide) 一文中提出警示，他稱這樣的現象為「野蠻主義」(Barbarism)。

從啟蒙運動開始，由西方世界領軍的現代文明中，人類以提倡理性及科學的方式，試圖合理化以法條罰責和科技武力，制定各種疆界、建構社會秩序的過程中，隱含著社會對人性失去信任（或直接否定人性）的矛盾，並掩蓋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。結果卻造成反效果：「我們的理性反而讓我們習慣了不人道的的生活。我們已經學會寬容那些不可以寬容的事。」霍布斯邦表示。

較霍布斯邦稍晚，在自由主義為首，經濟發展掛帥的美國大陸，戈馬克·麥卡錫於文學上體現了野蠻主義的推論。在2005年出版的《險路》中，麥卡錫將文明規範及傳統自律的價值對決，置入美墨邊界廣袤的沙漠中。

故事由獵人摩斯某天去獵羚羊時，意外地發現幫派械鬥兩敗俱傷後，遺留下的屍體，滿載毒品的卡車，及整箱的鈔票，「在兩條路中，人們往往選擇險路」摩斯決定帶著鈔票上路，逃離居住的小鎮。以壓縮空氣罐當怪異武器，代表邪惡勢力的殺手齊哥緊追摩斯，齊哥將萬物一視同仁、不分黑白善惡，不為財色所動，殺人與否端看硬幣，「所有人終將面對死亡，早晚與否。」在麥卡錫巧妙的安排下，齊哥雖惡，卻是整本書中最早看透生命本質的角色。

老警長貝爾循線追查，與讀者一起，站在旁觀者的位置。「不遵守社會文明規則的人，在現代似乎活得更更好。」貝爾看遍滄桑世事，盡力之後可能仍然無法阻止遺憾，充滿著對時代世風日下的無奈與感嘆。麥卡錫冷峻地刻劃生命的無常，當世界已經變成一個我們不再認識的地方、當人心轉為一片尋不著良善的荒蕪，無論是年事漸高還是心境漸老，我們都必須面對的，是無所依傍的惶恐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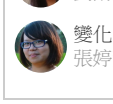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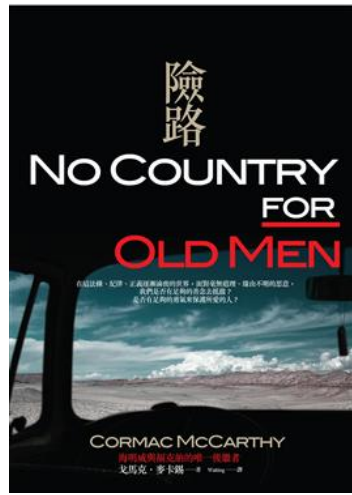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

《險路》書籍封面，本書改編成《險路勿近》登上大螢幕，或2008奧斯卡金像獎等多項大獎。

(圖片來源/網路)

文明自我摧毀的漫漫《長路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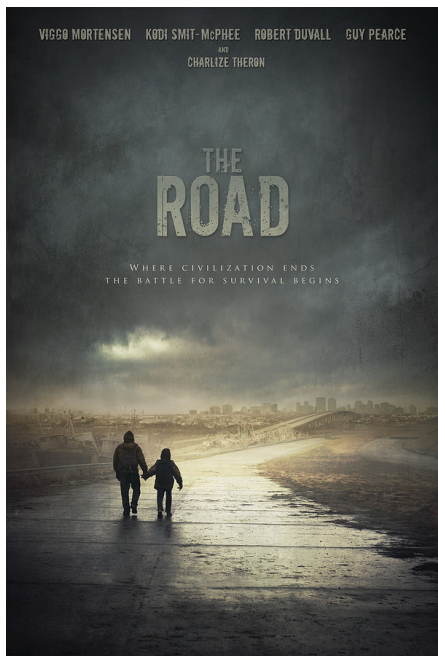
時隔一年，麥卡錫再度以《長路》將文明傳統及野蠻現代的對決主題，推向生命之路的盡頭——在大災難後成為一片廢墟的世界。在這個一切歸零的未來，物種幾乎滅絕，倖存的人類為求生存，回歸到最原始的生活模式，刑求、戰爭、種族屠殺、毀滅環境，甚至人吃人也已成為理所當然的生存手段，沒有什麼不可能發生。

一對父子推著一輛購物車，走在空無一物的大路上，朝南方前進，希望尋得一線生機。購物車內裝著沿途撿拾而來的生存必須品，不可或缺的東西都裝在隨身背包裡，方便他倆在遇到危險時拋下推車隨時逃跑，綿長的水泥道路曲線，襯遠處陰鬱的天光，猶如廢棄的巨型主題樂園。

少了一般末日及災難類小說的高科技救援，《長路》通篇的場景大抵如此，不同於《險路》中，老警長貝爾於每篇開頭自言自語式的長篇開場白，及故事中各角色一來一往緊湊的對談內容，《長路》以父子間少量且簡短的對話，及書籍排版上的大量留白，堆疊出漫無盡頭的崎嶇與綿延，使得閱讀的過程較少起伏，反而是沉重的壓得人喘不過氣，想懦弱地逃離，卻在闔上書冊的瞬間，感受到極為濃厚的孤絕之感溢出紙張，只好繼續下去，期望能藉由故事的結束解脫束縛。

父親與孩子路經荒野、瀑布、廢棄的城鎮、樹林，他們必須躲避食人黨，留意由地面突然竄起的火焰，避免踏入死亡灰燼覆蓋的土地。他們撿拾文明的殘餘物過活，但在他人眼中，他們也屬於文明的殘餘，父親明白，為了存活，路途中沒有人能信任，必須不斷保持警覺，卻又矛盾地希望自己的孩子，能夠保有純潔高尚的情操，堅定信仰、相信人信本善，想以身作則，卻又不得不為了不被吃而殺人。

麥卡錫以一種寂寥、血腥而殘忍的詩意手法，寫實地呈現文明崩毀，萬物弱點終被突顯，古老而煩擾的爭議消化為虛空與黑夜，沒有道德尺度能夠衡量的世界。但在無數的絕望中，麥卡錫仍能精準的文字，透過求生存過程中，父子間流露出的親情與愛，父親反覆地與自我對話，堅定活下來的價值，與孩子始終對人性的信任，將微弱卻穩定沿續的光明貫穿全書。



《長路》海報，暗灰天光中，父子拖著腳步穿越煙塵，彼此就是對方一整個世界。（圖片來源／網路）

在《險路》與《長路》的閱讀過程中，感受到的文字愈是冷冽，牽引出的溫暖就有多強烈。世界的傾斜如此巨大，當個人的生存成為一切以後，其他都是無用而多餘，路途上，每踏向前一步，身後的路也跟著不斷消失。麥卡錫以廣大的讀者群作實驗，將讀者放置幾近真實的實驗環境，以悲觀的視角模擬未來，當讀者被絕望擊敗倒地不起時出現，親撫過傷口，像提著燈的母親，充滿絕望但仍然堅定地帶來溫暖，陪伴著讀者，繼續上路。



重機街頭文化 磅礴展出

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「Ride Free 5」，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，呈現具有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。

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



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成，場場都獨特、場場都難忘。

▲TOP